徽印象 A05





李鸿章是美食家

首领,晚清重臣。他 1870年任直隶总督 同船的亚勃姐妹,她们都是歌星,经常和 兼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李鸿章交谈,并被请到李的贵宾舱去表 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 说他媚外,有人说他开明。

外轮出洋,在餐厅进餐时,侍者拿菜单 请他点菜,因为他不懂外语,在菜单上 逐次指四下,所指均为汤类,待者上了

了美国。当时美国各大报的记者想尽办 法去抢新闻,《纽约时报》记者抢得最快。 当轮船一靠岸,他们就打听到李鸿章最喜 倩的小姑娘跟李鸿章最接近,还荣幸地获 用。最有趣的是润肺养颜、清宫秘制的桂

李鸿章,安徽省合肥人,清末洋务派 得一枚镶着李鸿章照片的纪念章。还有 演,李向姐妹俩亲笔题赠照片。后来,这 过去盛传过一个笑话,说李鸿章乘 鸿章在船上还邂逅一位外国的造船工程 师,彼此不时交谈有关造船的事。

至于饮食方面, 李鸿章也不像当年官 场上流传的只喝四道汤。当时的纽约《先 锋论坛报》有过记载:清晨五时一碗稀饭, 其实,李鸿章是懂得英语的。1896年 四碟小菜;六时吃白煮鸡蛋加醋、鸡汤、米 李鸿章以太子太傅身份,访问纽约,轰动 糕;中午吃米饭、绿豆粥、蒸鱼、炖肉、炒猪 肝、马铃薯淋卤汁等。那次出国,李鸿章 随身带有烹制中国菜的名厨和专做中式 而使他们大为倾倒。这种秘方虽早已失 点心的师傅,还带着有酒、茶及大量用中 欢同船上的儿童谈话,尤其是一个叫克梅 国天山瓦缸泥封口的矿泉水,专供烧菜之

国总统富兰克林,假座华尔道夫国宾行 姐妹俩因此在百老汇大红特红。另外,李 备山珍海味的豪华菜单,不想后来李鸿 章举行的答谢宴会,竟使前者大为逊 色。菜单完全按照中国皇宫举办的国 宴,并且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排 列,顺序上菜。每道菜都有专名,如"福 如东海"鱼、"寿比南山"掌、"貂蝉如意 汤、"贵妃"鸡、"嫦娥"饼等,这些菜谱都 有秘方配料,用一百多种名贵中药调制 而成,而与宴者却感觉不到一点药味,因 传,但当年李鸿章所发明的菜谱,至今仍 流传在美国的中国餐馆。

1896年8月31日,星期六,当时的美

可见,李鸿章实在是一大美食家。

□徽印象·文化

博取众长成一家

李修建和他的书画艺术

感觉是浑厚清雅,意境幽邃。驻足静观,心 不一定有理想要成为一名画家,但画画是 墨清韵,寒暑不辍,几十年如一日。 灵是宁静与愉悦的,这在于他以质感的笔墨 他与生俱来的兴趣,深入骨子里。 探索象外之境,构图、用墨、用色严谨精到, 营造出的山水神韵洒脱灵动、浑然苍劲。

他的写意花鸟,我见得较多的是牡丹 的画家太多,画得别具一格不容易。艳俗 意境。 与雅致、热烈与灵动,这个分寸是较难把握 化自然,或浓或淡的水墨勾勒出叶子,经脉

菜,他悄悄省些零钱去买笔和纸画画,临摹 范作画,李修建有了顿悟感觉。随后岁月

着梦想参军,复员后分配到工厂工作。无 就。但他不拘于何家何法,博取众长,笔法 论是在炮火纷飞还是机器轰鸣声中,他脑 和荷花,第一感觉是清雅有格调。画牡丹 中所想的,是关于绘画的构图、用色、线条、

也许是命运安排,一次不幸工伤事故 画展中获奖 的。李修建笔下的牡丹,有富贵的神态、有 使他不得不提前退休离岗。苦寂的岁月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祈)。"四王"是著 细腻别致,似在春风吹拂下摇曳多姿,让人 名的宫廷画家,几年临墓,他的山水画功底 扎实,但提笔作画还是缺少一种得心应手 1963年出生于合肥的李修建,从小就的感觉。无缘拜请大师,他便报考中国书 喜爱画画。因为家里贫穷,就用笔在地上。画承授大学。在淮南面授时,授课老师正

在许多画廊里看过李修建山水画,整体《芥子园画谱》。在他童年的内心世界里,里,他按照黄宾虹,郭公达的路子去追求浓

李修建的花鸟以王雪涛、孔小瑜为主 在时代召唤中,李修建中学毕业后带 要路子,着色上吸收岭南画派的艺术成 灵动多变。他积极参加画展、笔会,观察大 自然,不放过一切学习机会,重笔法,求意 趣,终于自成一格,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

书法上,李修建也是博取百家,书风多 灵动的气韵。花瓣颜色丰富而不艳俗,变 里,慰藉他心灵的是笔墨。他苦摹"四王" 样。不同风格的画面用不同字体题款,选 每一幅作品都是气韵贯诵,和谐自然。

李修建为人谦虚朴实,重视画品更重视 人品,在圈内有良好口碑。更让人称道的是 他不慕容华,耐得清苦,在艺术天地里执着 画,看到什么画什么。有时,父母让他去买 是他仰慕已久的著名画家郭公达,看他示 跋涉,也因此走进了数所高校讲坛,从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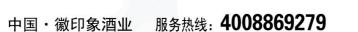


李修建,专职画家,农工党安徽书画院理事。受 聘于安农大、合肥师范学院从事美术培训教学工作。



印象中国・徽印象酒

中国徽文化酒领袖品牌







(接上期) 2-3日 内景[桐师爷府宅] 刘永富 桐师爷

刘永富垂头丧气,默不吭声。

桐师爷宽慰他道:我看这么着,那几个灶户 不是没有脱离灶籍吗?以这个名义,给王长喜、 谢震淘送去银子,他们是盐运使属官中最能经 侵蚀 事的人,一个运同,一个运判,虽有所贪意,可也 能识得好歹,更何况这么多年来,你刘永富一直 不肯向他们纳好,此番能做出一个姿态来,应该 不会不赏这个脸。

2-4日 内景 [桐师爷府宅]

刘永富占头赞同,接上话头:谢震淘以前跟 卢大人办过差,卢大人很赏识他的才干,我兄弟 太保与他交好。王长喜,我多次听先生你说过 此人,也常听人说起他红黑两道通吃,我与他没 有直接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很能运筹。不过, 王、谢二人不相为睦,不知此情是否属实?

桐师爷:这盐衙里头,谁都不知道哪块云彩 会下什么雨,王、谢二人,一个是从四品,一个是 从六品, 卑尊之势理应在他们之间上下分明, 但 王长喜也是巡盐御使索拉图的近属,私下交好, 谢震淘是卢大人的故吏,在卢大人落难之时谢 震淘一度被搁弃运司闲职,卢大人昭雪后,盐运 使柴鹤群柴大人为其在内务府谋言,方才复 职。王、谢二人不相为睦,表面上看是他们两个 人之间的芥蒂,而实际上是巡盐察院署和都转 盐运使司之间的矛盾,索拉图屡次想动谢震淘, 只是苦干在内务府不力柴鹤群。

说着,桐师爷看了看刘永富说道:我说这

刘永富似有所悟,沉吟一下,说道:知情明 势柴鹤群,而索、柴二人在两淮已是最高盐务专 官,做定王、谢二人,扬州城里的盐事也就顺风 汝诚他们在房中品茶、歇息,自己便离开了房

桐师爷笑了笑:情势即事势,正是这个理, 足见刘帮主处处留心思想。

刘永富抬起眼,久久看着桐师爷:那个索拉 图,彻头彻尾的贪婪好色之徒……我马帮在聚 商之初就已经立下誓言,绝不任人宰割,商道艰 险不可怕,贪官面前自昂头。

桐师爷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只能和刘永 富耐心相言:刘帮主当是豪气冲天,这一占我倍 加赞赏,听凭别人宰杀与欺辱这是任人宰割,而 你现在是正道解决为马帮兄弟脱离灶籍,合情 合理。商道艰险不可怕,而我问你,经商之道惟 利是图当天经地义,你无畏艰险而尽怠商略,丧 失前程,这仅仅就算是你的一句誓言就能诠释 得了的吗? 至于在贪官面前你自命清高,表面 上看,有几分胆气,而纵观经史,哪朝哪代没有 贪官,而且贪官如云,只是过于愤世嫉俗人才会 放大贪官的狰狞,事实上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有

桐师爷坐到了棋枰前接着又下起了棋,他 的子落得很慢,在安静的房中,声音显得格外地 响。刘永富站在一边,几次想开言都忍住了,桐 师爷一向赞许他不媚好盐衙的那些贪官,今天 说话的口气如此责怠,让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了,好在刘永富是个机变的人,他坐到了桐师爷 对面。说道:先生的话我听明白了,只是心里别

桐师爷落下一枚子,"哦"了一声,接着又 说:不过我要提醒帮主,现在外界对你刘永富的 长得一副绿林弟兄般的模样,这让刘永富好生 以往的亏空很大,盐商针对索拉图好色贪财,物 小啊!

传言多是说你带领的马帮主要就是贩卖私盐, 能拉出一个马帮贩卖私盐的人意味着什么?这 厚爱,来寒舍一聚,多有不恭,还望见谅! 身后没有盐衙的要员做后台?能让你马厩的那 些马跑动得起来吗?

刘永富有些怏怏地道:这都是那些盐霸对 家造谣生事,他们才是与盐衙的那些贪官营私

桐师爷:正因为如此,你马帮更紧要对付的 就是这些盐霸对家。王、谢二人是这些盐霸不 曾重视的盐衙差官,他们只是按上风的意思行 事,心里也难诉其怨,平时对这些盐霸也苦于没 有机会反倾,如若能得一势,像你们这样的从来 是正道义勇之士与之抗衡,草堂之上借以维持 正义,也能让他们在那些盐霸面前吆喝善取到 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桐师爷说着又沉吟半晌,拂袖而起,接着又 道:这些盐霸实际上也是生意中人,你们马帮个 个使一宗扁担功夫,练得一身钢筋铁骨,这让他 们对你们不得不生几份胆寒,所以只有通过盐 衙的人来对付你们,而一旦盐衙有人在帮衬你 们马帮,可想,这些盐霸对于你们马帮日后会是

刘永富露出恍然顿悟的表情,回过头来一 拱手:先生,在下愚顿,才明白这一招棋的精妙。

桐师爷拍拍刘永富的肩膀道:这些人等着 在你身上做文章,你不妨借此也在他们身上找 找下笔的地方,做出一篇更为锦绣的文章来。

2-5日 内景 [马棚东湖——堂房] 刘永富 钱汝诚 曹树卿 胡守志

钱汝诚他们在马棚东湖等候刘永富回庄, 由于此行来意就是要会一会这个马帮帮主,候 于中途的时候,有几次,曹树卿建议改日再来, 但都被何书通挽留了下来,午膳时,一个跑运像 事,这是先生常说的。一个倚权索拉图,一个仗 是刚同到庄子的汉子匆匆走过来,对何书诵嘀 咕了几句,何书通脸色有惊,膳后,他安排好钱

> 从桐师爷宅府出来,刘永富直接去了戚太 保家中,两人商榷拟近日在万华酒楼密约谢震 淘。由于心系漕帮常清明托理的辽东来的商 帮,离开戚家便匆匆出了扬州城,与几个兄弟快 马赶回马棚东湖。

刘永富刚回到马棚东湖,何书通快步迎上 在他跟前轻声耳语,告诉他刚刚有人来报,又有 马帮的兄弟在云道上被清兵抓了。 刘永富脸色 大变,冷汗从额头落下,他朝庄院内看了看,想 着辽东来的商帮还在等候,稍作犹豫,便立刻对 何书诵吩咐道:时辰耽误不得,你读去桐师爷府 上,把他接到庄子里来,我刚刚在他那里,没想 到事态发展竟如此之快,料想赎办被抓的几个 兄弟之事,并非那么简单,就说是我请他来相商

何书通没有片刻迟疑,没等来得及与刘永 富一起进房与钱汝诚他们见面,就驾驶马车直

一进房中,刘永富就连忙和屋里坐着品茶 的钱汝诚等打招呼:各位,你们久等了! 钱汝 诚等忙起身,点头微笑,没等他们接话,刘永富 接着说:阁下哪位是曹先生啊!

曹树卿上前一拱手,说道:在下姓曹,从辽 东来扬州办货,特来拜见刘帮主。

刘永富回拱手:岂敢! 岂敢! 大家都是兄

胡守志适时拱手施礼:在下胡守志,拜见刘

刘永富同拱手道:幸会! 幸会!

接着他又把笑脸转向钱汝诚,上下打量着, 他外似儒雅却眼神中透出一种力量,让人无法 忽视。虽然他在微笑,笑意也传到了他的眼里, 却在无形中给人以压力。

曹树卿从容道:这是我们钱三爷。

钱汝诚一脸诚恳,回拱手答言:惭愧,只不 知刘帮主事务繁多,这个时候来拜会帮主,其是 大家一拼。

刘永富从他的话中听出了他已经知道马帮 的人被抓,顺着他的话对钱汝诚说道:今日的确 有人意外生事,书通走得匆忙,还没有问悉他, 对阁下,不知招待是否妥贴?

钱汝诚微笑着说道:何兄台见面时就说了, 是官府的人抓了你们马帮的兄弟,本想不便此 时来打扰贵帮,却顾忧贵帮逢事,避而远之,有 所不妥,何兄台说你很快就能回来,故还是心仪 今日拜会。刘永富连忙再次拱手示坐,随后大 家又说了些闲话, 刘永富向钱汝诚请教了些订 东的一些盐事。

刘永富:听漕帮常兄说,阁下的生意做得很 大,都做到京城了,这次来扬州办货,还不知钱 三爷需要在下何以效劳?

色美女,搜集珍玩,馈赠于他,结果正中下怀,索 拉图甚至可以答应将以往的亏空一笔勾销,我 说的霸道盐家! 嘿嘿! 正是这些精明的盐商。

市井中有流传索拉图的一些花絮,钱汝诚 他们当然不会一点没有耳闻,没想到刘永富毫 不避讳所言指名两淮巡盐察院署巡盐御使索拉 图好色贪财,钱汝诚不由脸色微微一变,心中暗 道:看来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嘴上却轻描淡写 地说道:是啊! 官员敛财本是很正常的事,而被 刘永富拱手道:幸会!幸会!承蒙钱三爷商人利用谋商当也属自然,如若是谋霸,像我们 这些普通商人,那就没法活了。

刘永富满不在乎地道:怕什么,哼! 大不了

钱汝诚沉吟良久,他被刘永富这突如其来 的愤懑弄得无以言对。

曹树卿补上了一句:是这样,在商言商,充 其量大家都是破财,他们肆意欺人,欺的只是我 们没有"认引"。

刘永富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运商认引贩 盐天经地义,我们马帮有两点和他们运商不同, 一不做与场商的直接生意,所以没有纳课请引 的负担,不与场商交道,而与认引贩盐商人交 道,所以二不做无定引岸的盐运生意,扬州有许 多认引贩盐的散商,但他们没有可侍可依的里 路跑运劳力,当他们在选择运销划算时,有时走 旱路要比水路更划算。

钱汝诚皱眉道:那不抢了漕帮的生意吗? 刘永富咧嘴大笑:其实,我马帮正是承漕帮 -旁的曹树卿突然开口道:不瞒刘帮主,这 相携,方才拉起旱路这般生意,谁都知道漕帮运 次来扬州是想筹得一批散盐西运中原偏荒之 力,水旱两路堪称双雄,如果要归宗的话,我们



地。辽东虽说也是盐产盛区,但近来盐价飞涨, 应该也算是漕帮的弟兄,只是漕帮从不计较我 盐量其缺,更何况就算不是这样,但算来跑运花。们的归姓而已,但的确漕帮是我们的恩主。 消也不尽划算,所以还是决定来扬州拜请故交, 看看能否解得燃眉之急。

刘永富:辽东盐价现在是多少? 曹树卿:六七十个钱一斤。

刘永富:那还算是不错了,扬州这样的重产 区,市价都要五十五个钱一斤。

接着他又叹了口气说:唉! 扬州盐事实际 上完全左右在那些霸道盐家的手上,如果不是 他们肆意将盐底售价抬高,哪来这么多的患事。

钱汝诚慢慢呷了一口茶,乃开口道:自古扬 州之盛,实盐政开之。不像我们辽东,近京朝室 官宦多有其眷顾涉政。在扬州,此情我想与我 们辽东相比应是大相径庭。不说别的,扬州的 盐业繁荣,让天下商家倾羡不已,想象着这扬州 的商情定是盐政开明、商政有序啊! 哪来的霸

刘永富:两淮巡盐察院署巡盐御使索拉图 出身官宦之家,是真正的纨绔子弟,盐政事务完 刘永富说着,转脸去看胡守志,由于胡守志 全不在心上,只知道聚敛财物。扬州有些盐商

钱汝诚恍然大悟,随即有些好奇地说道:听 刘帮主这么一说,帮主像是在做镖局的生意!

刘永富站起身来,踱了几步,回过头来:镖 局做的是全货,而我们做的只是食盐,应该还是 有很大差异,更何况,我们只是求得一点微薄之 利,也正因为利小,相之险恶之境也就不像镖局

2-6日 外景[河岸边道——石拱桥] 桐师爷 何书通 小卓

车马辚辚,黄土飞扬,何书通接上桐师爷正 往马棚东湖回赶,一路上,桐师爷多思少语,何 书诵有些神情恍惚、心猿意马。

桐师爷忽然问起辽东来的客商。

桐师爷:辽东来的客商来马棚东湖拜会刘 邦主, 所为何故?

何书诵: 是漕帮的人相荐的, 说是在扬州办 盐,有求相事, 桐师爷:漕帮引荐的的人,想必生意做得不